

蔡尚思著

中國歷史新研究法

自序

歷史與思想的互相關係，極為密切。例如馬克思派的研究學問，融合「哲學」「社會學」「歷史學」、「政治經濟學」於一爐，故能成為正確的觀點；顧頡剛諸先生由「哲學」而「史學」，纔能富有懷疑的精神。自我北上到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期間，不論讀書選課與從師交友，對於這兩方面都已把它兼顧起來；近十餘年，在武漢上海各大學講學，更擔任「中國通史」「中國史學史」「中國思想史」「中國政治思想史」「中國哲學史」……一類學程，於是遂將所搜集的材料與本人的見解，著成中國思想研究法一書，而以中國歷史研究法附入書中。（因為我認凡須用一種眼光與態度去研究的，都跳不出思想方法的範圍，至少也與思想方法有關係。）徧請各師友校閱，直至前年十月，因中國思想研究法一稿篇幅過多，才把與歷史有重大關係的特別問題，另外抽出一部分（中國思想研究法，仍有許多與歷史互相關係的問題，尤以第二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等章為最重要）擴大其範圍，刪削其文字（原稿千萬餘言），加以修改，成為本書。所以本書的大半，早經蔡子民（元培）師，及陳斠玄（鐘凡）、柳翼謀（詒徵）、顧頡剛、舒新城、嵇文甫、張栗原、蔣竹莊（維喬）、呂誠之（思勉）諸先生校閱過。史家除柳頡剛諸先生外，如梁任公（啓超）、王靜安（國維）、陳援庵（垣）、朱邊先（希祖）諸師，

劉楚賢（掞藜）鄭夢孫（鶴聲）諸先生，我也時常與之商榷，獲益頗多。而本書正式脫稿後，承呂誠之先生再爲仔細校閱，有所指正，尤覺難得。惟本書與中國思想研究法有一異點：就是本書在乎力求簡要，（但如遇重要問題，亦詳細論述。）後者在乎力求詳博。本書以史學爲主；後者以哲學社會科學兼史學，在使三者打成一片。中國思想研究法一書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希望讀者互相參考。又本書的第三章科學的新史觀，係從拙編新社會科學基本方法一稿的結論摘出。

我打算把「中國通史」分爲四編，即（一）中國歷史研究法，亦名中國通史緒論；（二）中國經濟史綱要，包括生產、消費、分配、交換及財政等；（三）中國政治史綱要，包括政法、軍事、民族、疆域及各種制度；（四）中國學術史綱要，包括經學、文字學、歷史、思想、文學、藝術、科學、醫學、宗教、風俗等。這本中國歷史新研究法，就作爲中國通史分編之一。如再按照引據的原文與舉出的參考書，詳細論述，則本書同時亦可作「史學方法」或「史學通論」一類課本之用。

本書對於像梁任公師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一類著作，頗寓「糾正」「補偏」與「避複」之意，有如章學誠所說：「詳人之所略，異人之所同，重人之所輕，而忽人之所謹。」（文史通義答客問上）就清代以來的中國史學界而言，大概可以歸納爲「正統」「懷疑」「揚棄」三大派，此三大派循着

辯證法的「正」「反」「合」的程序而演進，各有各的一種社會色彩（如封建、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等。）以方法的精確而論，固多後優於前；以材料的豐富（博學）而論，則多後不如前。我有見及此，所以主張博學應像正統派，明辨應像懷疑派，融貫應像揚棄派。即以揚棄派的精確方法，而兼正統派的學問，與懷疑派的精神。如只知「融貫」而不「博學」「明辨」，那就不免「空談」「盲從」，必為「正統」「懷疑」兩派所笑。本書之名，所以加上一個「新」字，就是表示上述各點的意思。

我在南京國學圖書館和北平武漢等處，僅文集已涉獵過三千多種。遇見各種重要材料，隨時將「篇名」「要點」登記於該館出版的圖書總目。除了經濟、政治、教育、倫理四種思想史料（不以文集為限）已先把「人名」發表於中國思想研究法一書外；現在又把「史學批評史料」（以文集為限）的「人名」「書名」繼續提出。作為本書「附錄」之一。將來如有機會，我還想編一「文集中的中國各種專門史料詳目」，內容約分為下列各種：（一）中國經濟思想史料，（二）中國政治思想史料，（三）中國教育思想史料，（四）中國倫理思想史料，（五）中國純正哲學史料，（六）中國史學批評史料（亦可名為中國史學史），（七）中國考據學史料，（八）中國文學批評史料（此部分似最豐富），（九）中國經濟史料，（十）中國近代史料……把（1）時代，（2）人名，（3）書名，（4）篇名，（5）要點，（6）備考，分格列表，一一

填寫，以便專門學者參考或整理。可是，經此空前浩劫以後，一部分書籍，恐怕在國內圖書館裏已無從看到，至少也要比從前難於到手了！

我還要使讀者知道的，就是我生平很受中外偉大人物的影響，如少時因讀歷代名人言行錄一類之書，才知立志讀書；後來因讀西洋近代一般新哲學家新史學家新社會科學家的傳記，才能認識世間的一切，與人生的研究。這是歷史益我的地方。我們得遇到這個「大時代」，如不能努力實踐，根據過去的歷史，來創造今後的歷史；也當注重「現社會」與「歷史觀」的研究。因為第一，社會歷史的有過去，現在，未來，也像人的有父母，本身子孫一樣。如古人不能努力的去創造歷史，今人便沒有偉大的歷史可以做根據；如今人不能更努力的來創造歷史，後人便沒有更偉大的歷史可以做根據。不但不能進化，而且不能延續。所以人們以能努力去實踐為最上。第二，現在的「歷史」叫做「社會」，過去的「社會」叫做「歷史」，那個時代的人，就應該注重那個時代的社會。我們應該注重近代現代的社會，也和古人注重古代社會，後人的注重後代社會一樣。如忽略近代現代，而專回憶古代，與預想未來，那就未免忘記自己是個「今人」了！第三，「欲得一正確的人生觀，必先得一正確的歷史觀。」「一切史的知識，都依他為事實；一切史學的研究，都以他為對象；一切史的記錄，都為他所占領。」「他是亘過去現在未來，

永世生存的人類全生命。」——此之所謂歷史觀，亦可云爲一種的社會觀。」（李守常遺著史學思想史
史觀）

我的想把這書付梓，約有下列三個原因：第一，因本書與中國思想研究法，爲姊妹作，詳略互見，有無相通，關係至爲密切。第二，是內地幾位朋友要看這本稿子，我因郵局在此非常時期，不接受印刷品，特把中國思想研究法與本稿的目錄序文印成小冊子，名爲「中國思想歷史研究法提要」，當作信件，郵贈師友，結果他們多希望我能更進一步，早日發表全書，使學術界增加新問題新材料。第三，因教育部通令各大學以「中國通史」爲文、理、法等學院的共同必修學程；而我近五六年來在滬江大學，也是擔任教育部補助的「文史特種教席」，選修「中國通史」一課的學生，本來已經是最多了；現再正式改爲共同必修學程，研讀中國歷史者，更大增加起來。我既然不論指導一般人的研究歷史，與用作「中國通史」的「緒論」，都需要本書；而許多學生，也以爲「與其印作講義，限於一校；不如正式出版，來得普及。」因此，便決定把它發表，至希海內外學者指教！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

德化蔡尚思序於上海

中國歷史新研究法目錄

自序

第一章 歷史的關係一切

一 歷史的非常重要

二 治史的必需博學

三 歷史的輔助學問

附錄 歷史與思想的密切關係

第二章 史實的成份與中國歷史的特色

一 史實的成份——時空人物

二 中國歷史的特色——六點

第三章 中國史書的分類

一 性質的分類法

二	時間的分類法	一四
三	空間的分類法	一四
四	階層的分類法	一五
五	史體的分類法	一五
六	史文的分類法	一六
七	史家的分類法	一六
八	史觀的分類法	一七
	第四章 科學的新史觀	一九一
一	人類與其他動物的異點	一九
二	社會與自然界的異點	一〇
三	基礎與上層建築	一〇
四	原因與結果	一一
五	生產力與生產關係	一五

六 人類社會的五個階段二六

第五章 新史觀的應用與中國史的分期二八十四

一 採用新史觀與我見——採用新史觀應注意的四點二八

二 新舊各派分期與我見——劃分中國史期須知的五點三四

第六章 歸納比較兩種鑑別方法四六十五四

一 歸納法的考據學四六

二 多方面的比較法四七

三 歸納比較諸法與科學化的材料五一

(1) 歸納比較應以科學化的材料爲限 (2) 西洋科學的歸納法亦非萬能的

第七章 書本內外兩種搜集方法五五十七三

一 研究與時間五五

二 研究與人數五六

三 研究與圖書館五八

四 研究與劄記.....	六二
五 研究與書籍種類.....	六三
附錄 文集中的中國史學批評史料簡目.....	六三
六 研究與「器物」「調查」——書本以外的材料.....	六七
第八章 選擇分配與社會眼光	
一 選擇材料的各種宗旨.....	七四
二 中國兩大模範史家的社會眼光——司馬遷與李贊.....	七八
三 新中國通史應側重的方面.....	七九
第九章 批評敘述與客觀態度	
一 研究歷史應有的態度.....	八一
二 過去一切的重新估價——理由與原則.....	八二
三 史統觀念的急需打破——春秋筆法的真面目.....	九一
第十章 作史的條件	
九八一一〇三	

第十一章 讀史的要訣 一〇四一一二八

古今的互察 一〇四

中外的互察 一〇七

名實的互察 一〇九

成敗的互察 一一一

人己的互察 一一五

附錄 文哲學化的中國史書之審讀法 一一六

第十二章 歷史的創造 一一九一一二八

一 歷史與三種人的關係 一一九

二 創造歷史的重要 一二〇

(1)要創造歷史爲一切的寄託 (2)不可忽略現在的歷史 (3)不可毀滅人類的歷史

三 創造歷史的等差 一二一

(1)空間的廣狹 (2)時間的久暫 (3)人物的大小

四 創造歷史的根據

一一四

- (1) 合進化的革命 (2) 有根據的發明

五 創造歷史的標準——趨勢與歸宿

一一五

- (1) 辦法方面 (2) 經濟方面 (3) 政治方面 (4) 文化方面
(5) 性別方面 (6) 種族方面

附錄

- 一 顧頡剛先生來書及中國思想研究法序 一二九
二 中國歷史用書選要 一三一
三 對於中國通史與歷史學系科目表草案之意見(上教育部書) 一五一

中國歷史新研究法

第一章 歷史的關係一切

一 歷史的非常重要

歷史的重要，約可分爲下列各點來說：第一，就學科性質而言，歷史是普通科，常識科，共同必修科；其他各課程是專門科，特別科，部分必修科。歷史爲一切學問之總源或綜合，其他各種學問，爲歷史之支流或分析。例如不論研究社會科學、哲學、文學、自然科學……那一種專門學問，試問那一個不要先知道歷史，而以歷史爲背景或根據的呢？只要把史記一書來約略分析一下，便可以證明吾說的不妄了！如孔子世家、老子韓非列傳、孟子荀卿列傳、儒林列傳等，就是屬於哲學、經濟學的；如司馬相如列傳，就是屬於文學；文字學的，如太史公自序，就是屬於史學的；如兵書、司馬穰苴列傳、孫武吳起列傳等，就是屬於軍事學的；如扁鵲公列傳，就是屬於醫學的；如貨殖列傳、平準書等，就是屬於經濟學、財政學的；如管晏列傳、商君鞅列傳、酈史列傳等，就是屬於政治學、法律學的（漢書有刑法志）；如天官書、曆書等，就是屬於天文學。

的（漢書有天文志）如河渠書等，就是屬於地理的（漢書有地理志、溝洫志等）如樂書，就是屬於藝術的；如游俠列傳、刺客列傳、禮書等，就是屬於社會或風俗的；如日者列傳、龜策列傳、封禪書等，就是屬於迷信或宗教的（魏書有釋老志，元史有新元史有釋老傳）如匈奴列傳、大宛列傳、東越列傳、朝鮮列傳、南夷列傳、南越列傳等，就是屬於民族史及社會學之原料的……以上多從「歷史的事實」來說，而海士（J. H. Hayes）更進而論到「歷史的方法」道：「歷史是研究社會科學的入門。……歷史不是一種特別的學科，乃是研究各門學科的方法。我不相信那一種學科（算學或者除外）會不需要歷史方法的幫助……」（詳見師大月刊第二十六期王嶽譯文）第二就國家民族而言，龔自珍說：「滅人之國，必先去其史；隳人之枋，敗人之綱紀，必先去其史；絕人之材，湮塞人之教，必先去其史；夷人之祖宗，必先去其史。」（定菴文集古史鈎沈論二）是論禁止讀史以亡人之國的。昔人多以靖康之禍歸咎於崇寧的禁止讀史，是論禁止讀史以自亡其國的。故在世界未大同（國家未消滅，種族未混一）以前，凡中國人不可不先讀中國歷史；中國歷史乃吾國民自家之歷史，可以因過去之經驗，而求未來之生存者（其他國家民族，應先讀各該國之通史亦然）。第三就世界文化而言：例如中國為一資格極老之大國家，其文化與世界極有關係，就是為文化而研究文化，他國人他民族亦有一讀中國歷史之必要。而中國

人對他國的歷史亦然；例如西洋爲近代文明之主盟者，所以西洋史也是中國人所應讀的。第四，就個人事業而言：古今中外偉大人物，對於過去聖哲豪傑的功德學識，各有信仰，各有根據。故其成就，異於凡人。黃宗羲說：「拘執經術，不適於用，欲免迂儒，必兼讀史。」章學誠說：「史學所以經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。」龍啓瑞更說：「求其有裨實用，則史籍較經爲多。荀卿子曰：欲觀後王之迹，則於其燦然者已。今之史冊是也。……然則今日之學，亦先學其有用者而已。」（致馮展雲侍讀書）朱一新也說：「漢時史學未興，……故致用在乎窮經；猶今人之言經濟（經世濟民），當讀史也。」（無邪堂答問卷二評讀漢書藝文志）「古人致治之法存諸經，後人致治之法存諸史。……治術、學術、……國事、人心，……若當多事之秋，則治經不如治史之尤要。」（佩弦齋雜存弟懷新跋）。第五，就人物文野而言：社會的所以高於自然，人類的所以高於他物，文明人的所以高於野蠻人，皆由於有歷史的記載與評論。劉知幾說：「上起帝王，下窮庶庶，近則朝廷之士，遠則山林之客，其於功也，名也，莫不汲汲焉；孜孜焉。……何者？而稱不朽乎？蓋書名竹帛而已。向使世無竹帛，時闕史官，……則善惡不分，奸雄永滅者矣。苟史官不絕，竹帛長存，則其人已亡，杳成空寂，而其事如在，皎同星漢。用使後之學者，坐披囊篋，而神交萬古；不分戶庭，而窮覽千載；見賢而思齊，見不肖而內自省。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，南史至而賊臣書，其記事載言也，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。又如此由斯

而言，則史之爲用，其利甚溥，乃生人之急務，爲國家之要道，有國有家者，其可缺之哉？」（史通史官建置）
蔡子民師更明白的說：「同是動物，爲什麼止有人類能不斷的進步，能創造文化？因爲人類有歷史，而別的動物沒有。因爲他們沒有歷史，不能把過去的經驗傳說下去，作爲一層層積累上去的基礎，所以不容易進步，例如蜂蟻的社會組織，不能不說是達到高等的程度；然而到了這個程度，不見得永遠向上變化，這豈不是沒有歷史的緣故……」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集刊發刊辭）第六，就時空通隔而言：人的一生，所占時間與空間都很有限，如沒有歷史做媒介，人們便只能知現在而不能知過去，只能知此地而不能知他處，一切都隔斷起來了。反之，有了歷史，情形就大不同：以現在的一個人，可以知道過去的一切；以此地的一個人，可以知道他處的一切。古今中外就於無形中互相接近起來了。如波林羅克（Bolingbroke）說：「歷史可以使我們和生在我們以前的人同住，而且住在我們沒有見過的地方，地方加廣了，時間增長了……」魯賓遜也說：「我們所謂古人，實在是我們同時代的人。他們在歐西耳（Usher）眼中看起來（謂人類同動物的造成，是在紀元前四千多年），無論怎樣遠，他們現在總同我們同時了。」（新史學）要之：我們可以利用歷史來提前生世，周遊天下，而認定歷史是聯絡時間空間或使古今中外結合的唯一媒介。

除上述六點之外，還要知在一切歷史中，尤以通史為最重要。如章學誠說：「其便有六：一曰免重複，二曰均類例，三曰便銓配，四曰平是非，五曰去牴牾，六曰詳鄰事。其長有二：一曰具剪裁，二曰立家法。」

（文史通義釋通；並請參看鄭樵通志總序，陳鼎忠曾運乾著通史敍例綜二家。）

我因有見於上述數點，所以主張在現今之大學中，應該另行設立一個史學院，以中國通史、中國文化史、中國經濟史（或中國社會史）、西洋通史、西洋文化史、西洋經濟史（或西洋社會史）、世界史、世界文化史、世界經濟史……等課程，為其他各學院各學系一年級生所共同必修；如不另設史學院，則指定現有史學系中之重要課程為一切一年級生的必修系亦可，必需過此一年級後，才許專修其他學院學系之課程。但如專門的史學，如考古學、史學史……等，則不在內，而應與他種課程同列在一年級以後，這是因為過於專門，不是普通人所必須知道的。而中小學校的歷史，尤其是中國史，亦當和國文並重。

二 治史的必需博學

研究歷史，必需博學；而不可如治他學者的主張「在精不在多」。中國最有名的史家，如司馬遷，除博觀過去的經史辭賦諸子百家之書以外，又偏遊郡國，廣交師友，多所見聞（詳見鄭鶴聲史漢研究及